

花岩漫步

■林云



是谁给你取了这么一个诗意的名字，不妖不俗，朴实而淡雅。

挑选一个温暖的午后，从校园出发，我是以怎样一种缓慢的脚步走近你？我不知道，犹如你怀抱中的那些山山水水，宁静得让人沉醉。

一路上，有暖风拂面，送来花草的芬芳；炊烟袅袅，迎合归巢的倦鸟。步入红头巾村，路边溪水潺潺，已经让我轻闻到你倾泻而下秀发的清香。山里的农妇们在此浣洗，涤荡着午后的时光；调皮的孩童在溪水里嬉闹，飞溅起阵阵欢笑；路旁的枫树下，沉默着白

发的老者，坐在岩石上悠闲地抽烟，彼此不语。而你，也沉默着，温柔地包容着这山村的一切，轻轻地哼起那首熟悉的晚歌。

近了，近了。花岩，无声地展开她宽阔的胸怀，以她层层叠叠的绿，涓涓而下的溪，把我引到她的面前。当我伫立在“花岩森林公园”的牌坊下，那股清新而温润的空气沁入心脾，此刻，我惟有用力呼吸，尽情地享受花岩所散发出来的气息。拾级而上，浓荫下，铺上了青苔的石阶每一块都是那么温润，绿水青山的灵气它大概也蘸满了。路旁草木蓊郁，目能所及全都是绿，养眼地包围着四周；那不知道名的花儿，羞羞答答地开在其中，偶尔探出个头来，着实让人怜爱。

隐约地就可以听见溪水簌簌的声音了，越来越清晰，一个转身，听龙桥就出现在眼前。九龙溪从五云山蜿蜒而下，穿越峡谷，经此桥流过，传说在此处能听到山石间喷出的水声就像龙鸣在耳畔。趁风轻云淡，流水安然，做一回浪漫的诗人吧，立于桥上，手扶着冰凉的石栏，倾听龙潭的豪放，朝山谷一声的呐喊，回响成一段与龙的对白，与其诉说那些喧嚣杂念，听听智者的话语，尔后，心灵便得以澄澈。

步下听龙桥，涉水过碇步，水满满当当的，那些石块沉浸在水中，自然越发可爱了。索性，脱去鞋子，把尘世的束缚拎在了双手，去和花岩的岩，去和花岩的水做一次亲密的接触吧。当脚底的冰凉，渗上全身，是她的柔情似水已经充满我心。

一路行走，尽可以放慢脚步，若是一个只顾向山顶进发的登山者，你绝不会真正了解花岩水一样的柔情，花一样的美丽。九龙溪从海拔一千多米的五云山发源，汇涓细

流，蜿蜒跌落，从峡谷中急泻而下，形成了一连串的银瀑碧潭：古钟潭，龙井潭，飞龙潭，铜镜潭，玉瓶潭，洗心潭，琵琶潭，溅玉潭，九龙潭。它们风格迥异、各具风姿，碧潭映翠，飞瀑溅玉，与奇石危岩、老树长藤相得益彰。

九潭之中，我最终情于铜镜潭，许是一潭一潭地走来，半途之中，总会在她身旁落脚小憩。与她相望，坐在潭边的岩石上，是一种绝妙的享受。铜镜潭的水质清明，潭底深浅的卵石依稀可见，潭边浓荫遮蔽，增添了几分深邃和幽暗。潭水静寂，镶嵌于山谷之中，犹如一面绿色的铜镜，圆润而厚重。传说这是九龙潭龙王公主的铜镜，它为何跌落在此？原来公主白婢与婢女搭救了一位跌落峭崖的山里青年，在照料期间，青年和公主互感知心，相爱了。可龙王得知后，硬是拆散了这一对恋人，此镜正是在公主白婢泣别时赠与青年的贴身之物。如此看来，这铜镜潭便多了份凄美与伤感；这一泓潭水中也添了几丝少女的情愫。独坐潭边，从这面铜镜里映出的又是谁的来世与今生？

别了铜镜潭，我继续向上漫步了，对，不是攀登，是漫步。去看看那委婉的玉瓶，是否流水落花；站在听瀑台，去感受瀑声雷鸣；去听一曲琵琶流水，山林仙音；去观那白练急下，扯起水珠如玉；站在九龙潭边，感受宋僧冯正觉的纵身一跃……流连其间，看罢飞瀑碧潭，赏尽九龙溪水，还有哪一处的山水值得你耿耿于怀？

从山上下来，走入了岔道，偶遇花岩寺，隐约现于绿树丛中。正值天暮，梵音声声，与此同时的花岩一同渐入沉静。

花岩漫步，从世俗步入自然，让她的柔情带你回归一种最初的宁静……

去远行吧，朋友！

■倪亮

许久未见老谢，当他再次露面时，令我倍感惊诧。

去年冬月，家父去世。是晚，正与几个朋友在老家守夜。只听一阵声响，老谢一身骑手“戎装”，手推一辆自行车走进院子。我怀疑自己眼花了，一问才知，他居然骑着自行车从安阳赶到罗风。

礼毕后，坐下喝酒。他告诉我，这几年迷上自行车，轿车给老婆开了，自己一直骑着自行车满世界转悠。老谢是我的师范同窗、寝室老大。多年兄弟不必拘礼，陪他喝几杯后，我便去忙各种杂事了。而他则与几名陌生朋友边聊边喝，谈天说地。喝了几瓶啤酒，他起身在我父亲的遗体前敬了三炷香，然后告辞。我问，喝酒后骑车不好吧？他笑道，没事，常骑的，说着便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望着远去的消瘦背影，我不禁一阵感慨。今年3月的一晚，与几个朋友在一海鲜楼吃饭，打电话邀他前来。他照例一身“戎装”，骑着自行车来了。酒过三巡，他突然对我说：“今年暑假，准备跟几个骑友，从成都骑自行车到西藏去。”我的眼睛顿时亮了，“你老婆孩子同意吗？”

“同意啊。”
“好！我支持你！可惜你小子不会写文章，要是能写，这一路便是一本书了！”

老谢吃吃地笑了。
我端起酒，与他干了一杯，正色道：“赶紧去学摄影，不拍太可惜了。年近不惑，该去追求自己的活法，自己的梦想了。人生不会因为做过什么事而后悔，而会因为没做过什

么事后悔……”

老谢眯着红红的眼睛，使劲拍拍我的肩膀，咣咣咣，一连与我干了好几杯。35岁左右的男人，上有老下有小，多重社会角色要求，我们要注意自己的年龄、身份、角色、定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说话有模有样装模作样，做人圆滑圆润无棱无角，再也找不回年少轻狂、放纵不羁的模样了。惟有面对好友，酒入豪肠，才能重现一点点棱角，重拾那一点点无关金钱名利地位，只关内心激情梦想的单纯念头——暂且将家人放下，为自己活他一把！

年少轻狂自然不好，可成熟地失去自己的心，难道就好吗？我一直相信，所谓成熟男人，应当是铜钱式的——外圆内方，内心方正有立场有追求，外在圆融多沟通多谅解。可惜，许多时候，我们一味向现实妥协，以至于忘却心成何方，这何尝不是一种悲哀呢？！

去远行吧，朋友！
唐僧西游时26岁，那是1300多年前的事了。

郑和下西洋时34岁，那是570多年前的事了。
徐霞客开始游历中国时22岁，那是350多年前的事了。

余秋雨踏上文化苦旅，出版那本影响深远的作品集时，也已是20多年前的事了。
我身边的一位师长，60多岁，已走过26个异国邻邦了。

……
人生只是一种历程，我们需要长度、深

度，也需要宽度。当步履走过许多长路，躯体踏临许多异乡，在观照与比对中，在奔波与渴望间，我们才会真正懂得家的可贵、人间的浩瀚、人生的短暂与永恒。那样，我们生命的体量才能变得更加恢宏与博大，丰富与深沉，多姿与壮阔。

去远行吧，朋友！
我支持你以一切方式去远行，如果可以，更希望你用一种缓慢的方式去行进，比如行走、骑车、坐船……现代的交通工具太过便捷，人类尚未开始体验思考，下一个景点便逼眼而来，容纳不了半点喘息的瞬间。倘若你以老子的牛车、杜甫的毛驴、李白的扁舟为载体，如蜗牛般爬行在漫漫长路上，那么，你一定不会只是一个观光客、览胜者，而会是一个体验者、思索者、追寻者。在旅途的艰辛与身体的疲惫之间，思想会在某个隐秘之处闪光，你会开始思索人生的价值与意义，活着尊严与荣耀。在路上，在某个瞬间，在某个方位，你会突然发现自己，找回自己。那一刻，你或许会泪流满面，周身温暖……

去远行吧，朋友！
将身体交给大地，将灵魂交给天宇，在天地间，我们需要一种孤独的寻觅，去完成一种人之为人的仪式。很累，或许很苦，但你绝不会后悔。
亲爱的朋友，我只有一句叮嘱与提醒：请注意安全，记得每天给父母，给妻儿打电话，报个平安。

因为，所有远行的终点，不是异乡，而是回家……

故乡之恋

■崙青

塘河记忆

天空飘着悠悠白云
两岸扬起缕缕炊烟
七十里的温瑞塘河
运载着历史的沧桑
塘河啊故乡母亲河
微波弹奏淳朴乡音
河面摇着弯弯小船
映照那明亮的星星

古桥情思

在古老的硃桥之上
南北旅人行色匆匆
尽尝尘世岁月风霜
倾情诉说生活苦辛
一个婴儿几声啼哭
飞往东门硃桥旁边
慈母抚育祖辈关爱
书写我的生命长篇

隆山塔影

我心中的隆山塔啊
时代标志故里象征
追寻逝去漫长步履
祖父领我首登途程
隆山宝塔并不巍峨
山头塔影远在天边
留有多少神奇故事
仍是我恒久的诗行

勤思楼歌声

卓公祠里勤思楼上
学习文化学习做人
相互切磋不分昼夜
你指引我走向前方
勤思楼是我的启蒙
磨炼意志勤学善思
师长指挥后生歌唱
抗战歌声响彻云天

飞云江归帆

我家住在飞云江边
江水滔滔细叙衷肠
白帆吹来清爽的风
盼望游子飞回故乡
结伴吧，我的雁群
归来吧，我的童年
慰藉乡亲远方牵挂
祝福你亲爱的故乡

卖红菜的老太婆

■林小云

每天早晨，老太婆很早起床。山村的山园还是露水满地，老太婆拄着拐杖在山墙草丛中寻找“红菜”。

红菜就是野菜，有人说养血的，就是补血的意思。红菜很容易移植，不需要施加肥料就能繁殖茂盛。我在老家时种了许多红菜，在春夏季几乎每天都可以吃到新鲜美味的红菜。现在老家的墙角石缝间还有许多红菜，红菜的生存环境很简朴，在石缝间，只需要一点阳光，一点点水分，一点点石缝间的泥土，它就生机勃勃地成长。

老太婆在春天和夏天的早晨，每天拄着拐杖坚持在露水间寻找红菜，把红菜顶部最鲜嫩的叶掐下来。她摘红菜不是给自己吃，而是送到十多里外的小街上卖。她去小镇每次步行，拄着拐杖慢慢地走，从早上6时多出发，8时多才到小镇的街头。

老太婆把红菜分成四五捆，每一捆用一根稻草捆起来。卖的时候不需要用秤，一捆五毛，四五捆也有两三元。每次卖出去后，心里乐滋滋的，感觉自己老了还能赚钱。于是在街头买五毛豆腐带回家，或者买五毛豆芽带回家，每天还有钱攒起来。

孙子不解地问：“奶奶你不要这么辛苦了，每天起早摸黑的有什么名堂啊，不就是每天卖几元钱吗？老爸给你的钱又不是不够用，干吗这样呢？”

老太婆笑了，她教育孙子说：“你不懂什么叫生活，孩子的乐趣是吃喝玩乐，大人的乐趣是赚钱，不管赚多少，每天能有积累就是富裕，每天赚的钱不够用就是贫穷。人越老越不舍得花钱，钱难赚容易花啊！”

孙子还不是不明白，觉得奶奶这么辛苦为了几元小钱不划算。然而，老太婆却不觉得累。她习惯了每天坚持步行一两个小时，这样既可以锻炼身体，又能找到乐趣，逛逛街凑凑热闹驱除寂寞，更值得欣慰的就是还能参与年轻的赚钱活动。年轻人能赚钱，老太婆也能赚钱。在老太婆心中没有什么叫辛苦，习惯了就会把别人认为辛苦的事情当成乐趣。“打不痛、骂不痛，就是穷最痛。”这是老太婆一代人的经典名言。

小镇的街头很热闹，老太婆的行动比年轻人慢一拍。汽车的喇叭响起来，骑自行车的小伙子紧张起来，老太婆行动迟钝一点。自行车一声刺耳的“吱——”，刹车失灵，撞到老太婆。老太婆摔倒在地，篮子里的红菜散满一地，拐杖被抛得远远的。小伙子傻了，撞倒老太婆百分之百出大祸了。小伙子醒悟过来后，拼命去搀扶老太婆。

老太婆站起来了，围观的人都为老太婆捏了一把汗。老太婆摸摸腰，感觉没问题，就叫小伙子把拐杖捡过来，把红菜捡起来。老太婆试着走几步，一切正常，只是膝盖擦破皮有点疼。围观的人和小伙子都请老太婆去医院检查一下，老太婆叹息着：“人老不得不服输，想当年砍柴从山上摔下来都不成问题，现在平路摔倒都爬不起来。医院就不要去了，从小到大我最怕去医院了。”

围观的人叫小伙子拿几百块钱给老太婆买补品，小伙子摸摸口袋只有几十元，红着脸不好意思说，于是就打电话给家里的老爸快点送钱过来。

老太婆看看小伙子不是赚钱人的模样，慈祥地说：“小伙子，下次骑车要注意，去吧！我没有问题，老骨头还硬着呢！要说赔钱，我儿子给我的零花钱都是几千元，你想给我多少？”

不知道老太婆说的话是真还是假，那份真诚让人倍感温暖。第二天，老太婆照样去卖红菜。老太婆卖着红菜，弘扬着红菜的品格。